

王力論學新著



王力论学新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王力论学新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1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1.25印张 插页4 248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书号: 9113·39

定价: (平)1.45元
(精)2.10元



王力

但是上海话“是”读[ho]，却又不押韵了。

韵了。因为上海话“神”字保存了唐宋音。又如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門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广州话读，“除”[tɕʰy]、“苏”[sɔu]、符[fu]都不押韵，用北京话读就押韵了。因为北京话“除”“苏”“符”等字接近于唐宋音。

声母方面，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舌上音和轻唇音的产生。本来知徹澄母字是属于端透定母的。现代厦门话“直”字读[tit]，“透”字读[tit]，“直”字读[tin]，“透”字读[tin]，^到是保存了古声母。客家话“知”读为[tɕi]，也保存了古声母。本来非敷奉微四个声母的字是属于帮滂送明的，上海“防”字读[bɔŋ]，~~包~~“肥皂”说成“皮皂”。白话“问”说成“问”，“问（喂）”说成“问”，“味道”说成“味道”，广州“文”读如“民”，“烟”读如“莽”，“微”读如“眉”。

作者手稿之一页

自序

我是广西人，广西人民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一本论文集。我说：“我的学术论文都已收到《龙虫并雕斋文集》里去了，你们要我的论文的话，可以收一些普及性的文章。”他们是这样做了。后来又收了两篇我去年在日本讲学的讲稿，题为《王力论学新著》，就是现在这一本书。

其实，学术性的文章和普及性的文章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有时候，我是以学术研究的成果，用最浅显的话说出来，所谓深入浅出。表面上看来是普及性的，实际上还是学术性的。所以这本书题为《论学新著》还是可以的。

最近我在北京市语言学会年会上讲了一次“我的治学经验”。我讲了八条经验：（一）方法论；（二）普通语言的理论指导；（三）语言学和古代汉语；（四）语言学和外语；（五）语言学和文学；（六）语言学和逻辑；（七）语言学和音乐；（八）语言学和自然科学。本想把这个讲稿也收进这个集子里。但考虑到北京市语言学会要把它印出来，我不好把它先出版。

我常对我的研究生说：“科学研究并不神秘。第一，要有时间；第二，要有科学头脑。后者最为重要。否则浪费时间，徒劳无功。”谨将这两句话贡献给亲爱的读者。

王力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1982/6/28

目 录

汉语发展史鸟瞰	(1)
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8)
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	(31)
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	(36)
黄侃古音学述评	(44)
推广普通话的三个问题	(83)
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	(97)
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109)
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	(115)
同源字论	(128)
《同源字典》的性质及其意义	(177)
关于汉语规范化的问题	(182)
常用文言虚字	(187)
中国语法学的发展	(194)
关于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	(198)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	(204)

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	(222)
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	(249)
语言与文学·····	(254)
谈谈写文章·····	(263)
谈谈写论文·····	(268)
谈谈写信·····	(278)
白话文运动的意义·····	(284)
需要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289)
谈谈怎样读书·····	(292)
正字法浅说·····	(308)
谈谈学外语·····	(329)
中国古代的历法·····	(341)

汉语发展史鸟瞰

事物总是发展的，语言不能是例外。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语从上古、中古、近代以至现代，经历不少的变化，才成为现在的样子。研究这些变化，成为一门科学，叫做汉语史，也叫做汉语发展史。

语言是发展的，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这是不容怀疑的真理。但是古人并不懂得这个真理，他们以为语言是永久不变的。儿女跟父母学话，世代相传，怎么会有变化呢？他们不知道，儿女跟父母学话也不能百分之百相象，一代传一代，积少成多，距离拉大了，就有明显的变化。其次，由于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产生需要新的词语来表示，旧事物的废弃也引起旧词语的淘汰，语言的变化就更大了。

现在我分为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和大家谈谈汉语发展史。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能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个轮廓。所以我今天讲题目叫做“汉语发展史鸟瞰”。

一、汉语语音的发展

从前人们不知道语音是发展的，不知道古音不同于今音。他们念《诗经》的时候，觉得许多地方不押韵。例如《关雎》二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友”字怎能和“采”字押韵呢？于是有人猜想，诗人为了押韵，把“采”字临时改读为“此”，“友”字临时改读为“以”。这种办法叫做“叶音”。但是，为什么《诗经》里所有的“友”字都念“以”，没有一处读成“酉”音呢？人们没法子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明末的陈第，才提出了一个历史主义的原理，他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他从此引出结论说，《诗经》时代，“友”字本来就念“以”，并非临时改读。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拟音还不十分正确。直到最近数十年，我们学习了历史比较法，进行了古音拟测，才知道先秦时代，“采”字的读音是[ts'ə]，“友”字的读音是[ɣiuə]，这样问题才解决了。

不但上古音和今音不同，中古音也和今音不同。不懂中古音，我们读唐宋诗词时，有些地方也感到格格不入。例如杜牧《山行》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斜”字用北京话读，用广州话读都不押韵，用上海话读成[zia]才押韵了。因为上海话“斜”字保存了唐宋音。又如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广州话读，“除”[t'ɸy]、

二 “苏”[sou]、符[fu]都不押韵，用北京话读就押韵了，因为北京话“除”“苏”“符”等字接近于唐宋音。

声母方面，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舌上音和轻唇音的产生。本来知彻澄母字是属于端透定母的。现代厦门话“直”字读[tit^h]，“迟”字读[tit]，“昼”字读[tiau]，“除”字读[tu]，“朝”字读[tiau]，是保存了古声母。客家话“知”读为[tit]，也保存了古声母。本来非敷奉微四个声母的字是属于帮滂並明的，上海“防”字读[bɔŋ]，“肥皂”说成“皮皂”，白话“问”说成“闷”，“闻”（嗅）说成“门”，“味道”说成“谜道”，广州“文”读如“民”，“网”读如“莽”，“微”读如“眉”，白话“新妇”（儿媳妇）说成“心抱”，都是保存了古声母。舌上音大约产生于盛唐时代，轻唇音大约产生于晚唐时代。

第二次是浊音的消失。本来，汉语古声母分为清浊两类：唇音帮滂是清，並是浊；舌音端透是清，定是浊；齿音精清是清，从是浊；牙音见溪是清，群是浊，等等。现代吴方言还保留清浊的分别，例如“暴”[bɔ]≠“报”[pɔ]，“洞”[duŋ]≠“冻”[tuŋ]，“尽”[dzin]≠“进”[tsin]，“轿”[dʒio]≠“叫”[tɕio]等等。现代粤方言浊音已经消失，只在声调上保留浊音的痕迹：清音字归阴调类，浊音字归阳调类，以致“暴”与“报”，“洞”与“冻”，“尽”与“进”，“轿”与“叫”，都是同音不同调。北京话只有平声分阴阳，浊上变去，去声不分阴阳，以致“暴”=“报”，“尽”=“进”，“轿”=“叫”，既同音，又同调，完全混同了。浊音声母的消失，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

韵部方面，也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入声韵分化为去入两声。上古入声有长入、短入两类。例如“暴”字既可以读长入[bɔ:k]，表示残暴，又可以读短入[bok]，表示晒干（后来写作“曝”）。后来长入的“暴”字由于元音

长，后面的辅音失落，变为[bo]，同时变为去声。长入变去的过程，大约是在魏晋时代完成的。第二次是入声韵部的消失。古代入声有三种韵尾：[-p]，[-t]，[-k]，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例如广州“邑”[jɛp]，“一”[jɛt]，“益”[jik]，“急”[kɛp]，“吉”[kɛt]，“击”[kik]。后来合并为一种韵尾：[-ʔ]，和今天的上海话一样。例如上海“邑、一、益”[iʔ]，“急、吉、击”[tɕiʔ]。最后韵尾失落，和今天的北京话一样。例如“邑、一、益”[i]（“一”读阴平，“邑、益”读去声），“急、吉、击”[tɕi]（“击”读阴平，“急、吉”读阳平）。这最后的过程大约是在元代完成的。

语音的发展都是系统性的变化，就是向邻近的发音部位发展。例如从双唇变唇齿，从舌根变舌面。有自然的变化，如歌韵的发展过程是ai→a→ɔ→o；有条件的变化，如舌根音在[i] [y]的前面变为舌面音，北京话“击”字是由[kɪ]变[tɕi]，“去”字是由[k'y]变[tɕ'y]；又如元音[u]在舌齿唇的后面变为[ou]，广州话“图”字是由[t'u]变[t'ou]，“苏”字是由[su]变[sou]，“布”字是由[pu]变[pou]。条件的变化都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

二、汉语语法的发展

语法是最富有稳定性的，但是也不能没有发展。现在举出主要的四点来谈。

第一，双音词的发展。汉语本来是所谓“单音节语”。除连绵字外，都是单音词。后来逐渐产生双音词，随着历史的发展，双音词越来越多了。双音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语音系统简单化，需要产生双音词，以免

同音词太多。例如北京话“眼”发展为“眼睛”，“角”发展为“犄角”，就是这个道理。广州话同音词较少，因此双音词也较少。（2）由于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产生和出现，双音词也就越来越多。新名词一般总是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的，往往是两个旧词的组合，如“火车”、“轮船”、“电灯”、“电话”、“火柴”、“肥皂”等。

第二，词尾的发展。名词词尾“子”“儿”，人称代词词尾“们”，形容词词尾“的”，副词词尾“地”，动词词尾“了”“着”“过”，都是近代产生的。这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尤其是表示情貌（aspect）的动词词尾“了”“着”“过”，最能反映汉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

第三，量词的发展。上古时代，汉语的量词是很少的，只有“车千乘、马千匹”一类的量词，而且这些量词是放在名词后面的。“一个人”、“一所房子”、“三条鱼”、“五棵树”等，其中的量词，是比较后起的了。另有一种动量，如“来了八次”、“听了一回”、“再说一遍”等，那就更晚。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第四，使成式的发展。上古时代，使成式非常罕见。《孟子》说：“必使工师求大木……匠人削而小之。”这是使成式的萌芽。由“削而小之”演变为“削小”，就成了使成式。但是，使成式在古文中仍是非常少见的。古人用的是使动词。“打败了他”，古人只说“败之”；“做成了它”，古人只说“成之”；“打死了他”，古人只说“毙之”；“打倒了他”，古人只说“踣之”等等。使动词只说出了结果，没有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意思不够明确。使成式把因果同时说出来了，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三、汉语词汇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就有新陈代谢。旧词的死亡和新词的产生，是汉语发展长河中最显而易见的现象。上古的“俎豆”，“尊彝”等等，后代没有了，它们就变成了死亡的词。但是新兴的词要比死亡的词多得多。

词汇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社会生产的发展又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有关系。近百年来，社会生产有巨大的发展，因此，表现新事物、新科学、新技术的名词术语也就层出不穷。近百年来，汉语新词的产生，其数量远远超过二千年。我们可以从新词产生的多少来看文化科学的进步。

汉语的词汇常受外语的影响。最明显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北方与西域的影响，主要是在汉代输入一些外来语，如“箜篌”、“琵琶”、“蒲桃”（葡萄）、“苜蓿”等。第二时期是印度的影响，主要是在东汉输入佛教以后，如“佛”、“菩萨”、“和尚”、“世界”、“地狱”、“罪孽”等。第三时期是西洋的影响，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的文化、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汉语里产生大量的新词，“五四”运动以后，新词越来越多。今天书报上的文章里，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的词语，不过人们习以为常，不知道它们是新兴的词语罢了。

应该指出，“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的词语并不都是外语的影响。除了“咖啡”、“沙发”一类音译名词之外，一般的译词如“火车”、“轮船”、“电灯”、“火柴”、“肥皂”、“电影”等，都不该认为是外语的影响，因为

这些新事物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用汉语的旧词作为词素造成这些新事物的名称，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不能说是从外语借来的。

但是，有些抽象的名词概念，仍应认为是从外语借来的。例如“哲学”、“文学”、“逻辑”、“前提”、“具体”、“抽象”、“经济”、“革命”、“发展”等，都不是我国古人原有的概念。古书中虽也有“文学”、“具体”、“经济”、“革命”的说法，但不是今天这个意思。至于“逻辑”是译音（logie），“前提”、“抽象”是译意（premise, abstract），那更不用说，是受外语的影响了。

以上所讲的汉语发展史，可说是轮廓的轮廓。详细讲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里不详细讲了。

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的各个成分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影响的，这在语音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世界上任何语言，它的语音都是有系统性的。语音发展的结果，破坏了旧的系统，同时就形成了新的系统。我们研究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是研究各个语音成分的相互关系和互相影响；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是研究它的系统性的发展。毛主席教导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

八

现在先总的谈一谈汉语音韵发展的规律性，然后就声母、韵部、声调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概 说

我们将从上古语音、中古语音、现代语音三方面加以叙述。上古语音指的是先秦时代的语音，中古语音指的是唐代的语音。时代的起讫很难确指。但是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已足够我们说明汉语音韵发展的概况了。现代语音以现代北京音（普通话的读音）为主，但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语音发展的规律性，必要时也讲到各种方音。

系统意味着整齐的条理。例如我们知道汉语有[p]和[p']的对立，一个不送气，一个送气。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我们发现：[t][t']，[k][k']也都对立着，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塞音都有送气不送气的一对。我们又发现：[ts][ts']，[tʂ][tʂ']，[tɕ][tɕ']也都对立着，于是我们得出一个更全面的结论：塞音和塞擦音都有送气不送气的一对。此外还有许多整齐的条理，使我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语音是有系统性的。

有些大的系统性值得注意。例如，声母方面，北方音系没有全浊音；韵母方面，客家话和云南某些方言（如昆明话）没有撮口呼（即没有[y]），粤音系（如广州话）没有一切韵头。了解这些系统性，可以在语音描写上避免某些错误。例如我从前说现代北京的日母是[ɲ]，说粤音系具备开齐合撮四呼，都是错误的。

在整个系统中，有各种对应关系。仍以送气不送气为例。送气和送气对应，不送气和送气对应。例如：在历史上有舌根音变为舌面前音的现象，但是[k]只能变为[tɕ]，都是不送气，[k']只能变为[tɕ']，都是送气。这就是对应。